The HKU Scholars Hub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學術庫

| | |
|---|---|
| Title | A study of Empress Lu (241 B.C.-180 B.C.) |
| Author(s) | Wong, Wai-yi, Winnie.; 黃慧怡. |
| Citation | |
| Issue Date | 1999 |
| URL | http://hdl.handle.net/10722/50606 |
| Rights | The author retains all proprietary rights, (such as patent rights) and the right to use in future works. |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呂后研究

# A Study of Empress Lu (241 B.C.-180 B.C.)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Arts

As Partial Fulfilment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BY

黃慧怡

WONG, Wai Yi

In August, 1999

# DECLARATION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is thesis represents my own work and that it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submitted to this university or other institutions in application for a degree, diploma, or other qualifications.

WONG, Wai yi

August, 1999

香港大學圖書館 HKU Libraries

ACKNOWLEDGEMENT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profound gratitude towards my thesis supervisor, Dr H.W.O. Yeung, for his suggestions and criticism which resul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many parts of the thesis.

Above all, I am in large measure indebted to my life-long companion, I.B., for his able and substantial help at every stage of the work. Without his encouragement in moments of dismay, I could not have completed the study.

Thanks are also due to Zoe Lo and Heleen Fung for their painstaking labour in typing out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I am also grateful to the Chow's family for their invaluable help and unfailing encouragement.

香港大學圖書館 HKU Libraries

香港大學圖書館 HKU LIBRARY

To my late beloved mother,

who passed away during the writing of the thesis

# ABSTRACT

Empress Lu is the first Chinese empress to head a dynasty and administer the state of government. She conducted herself in a patriarchally conservative society of two thousand years ago. It was extremely extraordinary for all the male ministers to be her obedient servants. The contemporary grand historians such as Sima Qian and Pan Ku had given affirmative eval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her accomplishments.

As time changes, the notion of 'the evilness of womenfolk' has been deep-rooted. Historians have blindly denounced matriarchal politics, and so Empress Lu has repeatedly been degraded. In the 1970s, the 'Gang of Four' had highly praised Empress Lu's rulings in order to promote Jiang Qing who wanted to be the 'Queen'. Thereafter, with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people at that time ardently voiced public opinions of degrading Empress Lu so as to assail Jiang Qing. In a few years' time, the status of Empress Lu had been dramatically through ups and downs. It was mainly due to the political need of the time, but certainly not an impartial evaluation of a historical figure.

The present study, which is based on various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on Empress Lu's deeds and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 and in complementary with the documentaries that praise and blame Empress Lu since the 1970s,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her rulings. The area of investiga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domains:

1) To plot against the ministers of great contributions, who helped found the dynasty;
2) To kill and oppress the clan relatives of the Lius;
3) To bring in the Lus' maternal relatives; and
4) To establish matriarchal politic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heavily on the analysis of Empress Lu's accomplishments and the evaluation on her with reference to 'matriarchal politics'.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 . . . . 1

第二章　呂后生平

1. 高祖劉邦時期 . . . . . 3

2. 惠帝劉盈時期 . . . . . 5

3. 少帝劉恭時期 . . . . . 7

4. 少帝劉弘時期 . . . . . 8

5. 小結 . . . . . 9

第三章　史書中的呂后評價

1. 史記—司馬遷 . . . . . 11

2. 漢書—班固 . . . . . 13

3. 資治通鑑—司馬光 . . . . . 15

4. 廿二史劄記—趙翼 . . . . . 16

5. 小結 . . . . . 18

第四章　「四人幫」時代的呂后評價

1. 背景 . . . . . 21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2. 吹捧呂后 . . . . . 22

3. 貶斥呂后 . . . . . 23

4. 重評呂后 . . . . . 25

5. 小結 . . . . . 27

第五章 探討呂后功過

1. 謀害開國元勳 . . . . . 30

2. 誅除劉氏宗室 . . . . . 42

3. 引進諸呂外戚 . . . . . 50

4. 開創女主政治 . . . . . 62

第六章 結論 . . . . . 74

附錄—「四人幫」下台後批判呂后的篇章 . . . . . 78

徵引文獻目錄

一. 中文參考書目 . . . . . 81

二. 英文參考書目 . . . . . 86

三. 報章期刊論文 . . . . . 87

四. 文集單篇論文 . . . . . 91

# 第一章　導論

二千年來，中國採用君主政體，天子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的後宮住有兩種特殊身分的人物—宦官及后妃。前者地位卑微，尤如皇帝家奴；後者乃皇帝妻妾，數目眾多，有些甚至未嘗見帝王一面，便沒聲沒息的孤寂終老。在平民眼中，后妃就是貴族，養尊處優，然處身古代男尊女卑的社會，她們卻微不足道。因此，后妃唯一的出路，就是獲得帝王寵幸，便可恃寵生驕，呼風喚雨，甚至令君主廢后易儲，母子顯榮，是以宮闈之內，瀰漫醋雨酸風，鬥爭之烈，與朝廷大臣的追權奪勢不遑多讓。

得寵后妃，朝夕侍奉君主左右，遂有參預政事的機會。此外，遇幼主嗣位，其母便得以太后之尊，臨朝攝政。基於中國傳統重孝的道德觀，身為人子的君主，對母親亦須盡孝，群臣當然更加尊重太后。

呂后，便是中國首位名留青史的執政太后，也是首位平民皇帝的妻子，西漢的開國皇后。呂后名雉，原是尋常百姓家的閨女，婚後持家務農，生活平凡。自丈夫劉邦起義抗秦，逐鹿中原，從此她便顛沛流離，歷盡滄桑。

劉邦一統天下，呂雉已屆中年，姿容衰退，頓成失寵皇后，

後來她竟可掌政十五載，歷三漢主，大臣不敢異議。全憑她的「太后」身分，開我國太后臨朝稱制的先河，女主政治共佔我國歷史五百年，近七十名女性參政。

傳統史家每見婦人預政，必評為「后妃干政」、「女主之禍」，且與「外戚之禍」相連，語帶貶意，漠視其治績，流於性別歧視，以偏概全。這種保守觀念已不合時宜，是以中國的女主政治亦須重新評估。

本世紀的七十年代，掀起一陣批評呂后的熱潮，先是「四人幫」的江青自比呂后，落力吹捧呂后政績，意圖成為當代女皇。「四人幫」垮倒，時人即惡言貶斥呂后，以打擊江青。這時代的呂后評論，全因政治需要，別有用心，有欠公允。

本研究即以古代著名史書有關呂后的記載及評價為基礎，輔以七十年代以來褒貶呂后的文獻，從而深入了解呂后及其時代背景，探討其一生功過，尤著墨於呂后治績的分析及她與「女主政治」的評價。

研究歷史人物，當先認識其人其事，見下文呂后生平簡介。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 第二章　呂后生平

## 1. 高祖劉邦時期（前 241—前 195）

呂后，名雉，字娥姁，(1) 原籍山東單父(今山東單縣)，(2)生於秦始皇六年(前 241)。史書稱其父為呂公，母為呂媼。(3)呂后有兩兄一妹，長兄名呂澤，二哥呂釋之。(4)妹呂嬃，後嫁與大將樊噲。(5)

秦末，呂公為避仇家，投靠故人沛縣縣令。縣令設宴招待，劉邦偽稱賀以萬錢，得入席上座，善相人的呂公，賞識劉邦舉止不凡，非池中物，便向他提親，撮合劉呂這段姻緣。當時呂雉年華雙十，劉邦則三十多歲。婚後生一子一女，長女魯元公主，次子惠帝劉盈。(6) 時劉邦只是區區泗水亭長，呂后照料兒女，尚要下田耕作。

秦二世胡亥元年(前 209)，陳勝、吳廣揭竿起義，全國響應。劉邦亦自立為沛公，兩年後項羽滅秦，大封諸侯，劉邦封漢王，開楚漢相爭之局。自劉邦率三千沛縣子弟投奔項梁，此去經年，一對子女和父親劉太公，都靠呂后獨力維持生計。

楚漢相爭第二年，劉邦兵敗彭城。劉太公及呂雉成楚軍俘虜，囚禁三載。漢高祖四年(前 203)九月始被釋放，十二月項羽戰敗垓下，於烏江自刎，天下一統歸漢。呂后冊封皇后，劉盈立為太子，

開西漢王朝。然劉邦與呂后聚少離多，感情淡薄，此時呂后亦青春不再。高祖尤寵戚夫人母子，幾番意欲易儲，幸得大臣諫阻而罷，故呂后跪謝周昌，力保劉盈之餘，又忙向張良問計，結果請得「商山四皓」作劉盈太傅，劉邦才打消廢嫡念頭。

漢高祖十一年(前 196)，呂后乘劉邦討伐陳豨之亂，私斬韓信於長樂鐘室，誅滅三族。又誘殺梁王彭越，菹醢傳遍諸侯。不久，劉邦討伐英布，中箭病重，呂后詢問輔政賢臣，劉邦推薦曹參、王陵、陳平及周勃，後來呂后果遵劉邦遺命，沿用這班元老功臣。

漢高祖十二年(前 195)四月，高祖於長安長樂宮中駕崩，享年六十二歲，葬於長陵。太子劉盈嗣位，是為孝惠帝，母后呂雉秉政。

香港大學圖書館

2. 惠帝劉盈時期(前 194—前 188)

惠帝元年，呂后多年累積的怨憤及妒火如山洪爆發，她先把戚姬拘禁，要她換上素衣作苦工，又召其子趙王如意回來，乘惠帝早上狩獵時把如意毒殺。繼而把戚姬廢掉四肢，使其變成盲、聾、啞的「人彘」，棄於廁內，還叫惠帝觀看，嚇得劉盈大病一場，從此縱情聲色，不問國事，呂后大權在握，減田租為十五稅一。

惠帝二年，呂后刻忌劉邦長子劉肥封土廣袤，欲加殺害不成，劉肥自動獻城陽郡予魯元公主，尊稱齊王太后，討得呂后歡心，倖免於難。

惠帝三年，匈奴冒頓王來信挑釁，言辭不敬，跡近侮辱。信中云：「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7) 呂后維持劉邦「與民休息」的政策，委婉回信，以宗室之女嫁冒頓單于，贈以車馬，採取和親政策，換得十多年邊境的安寧。此外，呂后動員十五萬男女修築長安城，歷三載完成。

惠帝四年，廢秦挾書令，獎勵舉薦「孝弟力田」者。呂后安排劉盈迎娶外甥女張嫣(魯元公主親女)，立為皇后。翌年，曹參死，陳平、王陵出任左右丞相，周勃任太尉。

惠帝七年(前 188)，孝惠病逝。幼小張后未有所出，呂后取惠

帝後宮一美人所生之子為太子，立為少帝。少帝劉恭年幼，呂后臨朝稱制。

香港大學圖書館HKU LIBRARY

3. 少帝劉恭時期(前 187—前 184)

呂后臨朝稱制元年(前 187)，大赦天下，廢暴秦三族罪及妖言令；賜民爵，戶一級；置孝弟力田官，以獎勵有德者及勤耕人。呂后欲封王諸呂，試探大臣意見，王陵面折廷爭，以高祖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誅之」的遺令不可違背，結果相權被奪。陳平轉為右丞相，呂后的心腹親信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專管宮中事務。

繼而呂后大封惠帝後宮諸姬子及外家呂氏親族。《漢書・高后紀》云：「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又云：「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8)

呂后二年(前 186)，發行八銖錢，規定大臣按功績大少以確定上朝所立位次，嫡子世襲爵位。

呂后四年(前 184)，劉恭知道自己並非張后親子，生母乃呂后所殺，揚言「壯即為變」，呂后即把他幽禁於永巷，訛稱少帝病重，另立常山王劉義為帝，改名劉弘，仍稱少帝。劉恭被殺。同年諸呂封侯，呂后封妹呂嬃為臨光侯，成我國首位封侯的女性。

4. 少帝劉弘時期(前 183—前 180)

呂后五年(前 183)，下令與南越斷絕貿易，嚴禁鐵器輸往南越，兩國關係決裂，趙佗自封南越武帝，發兵攻打長沙國。

呂后六年(前 182)，又再大赦天下，發行五分錢，並於長陵築城。

呂后七年(前 181)，呂雉幽殺劉友，滅劉建幼孤，劉恢被迫自殺。又追封太上皇妃為昭靈后，高祖兄為武哀王，姊為昭哀后。

呂后八年(前 180)駕崩。《史記・呂后本紀》寫呂后八年三月，呂后在參予祭禮回宮途中，看見一隻像「蒼犬」的怪物鑽進腋下，占卜顯示乃趙王劉如意鬼魂作祟，呂后從此腋下傷痛，至七月病患加劇，臨終吩咐呂產、呂祿分掌南北軍，守衛皇宮，不用送喪，以防大臣叛變。

七月三十日(辛巳日)，呂后病逝於未央宮。遺詔賞賜諸侯王每人黃金一千斤，將相列侯郎吏亦按品級賞賜黃金，大赦天下，呂產出任相國，呂祿女兒為皇后。

九月，周勃、陳平及劉章誅殺諸呂，迎立代王劉恆為漢文帝，呂氏集團覆滅。

## 5. 小結

呂后本為尋常百姓，因丈夫劉邦建功立業，得以尊封皇后，躍升帝王後宮妃嬪之首。她與劉邦也可算是患難夫妻。劉邦長年在外，呂后獨力持家，更淪為楚囚三載，生活艱辛可想而知，由此磨鍊得意志堅強，果敢剛毅。她被冊封皇后時已屆四十中年，可謂飽經世故，對其日後掌權從政立下基礎。

惠帝登位，呂后已四十六歲，執政十五年，六十一歲病逝，對於這位后妃史上的第一位女強人，歷代史家均有不同的評價，詳見下文分述。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註釋：**

(1)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高后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3 第 3，頁 95。

(2) 司馬遷著，司馬貞索隱：《史記・高祖本紀》，卷 8 第 8，頁 344。

(3) 同上。

(4) 《史記・呂太后本紀》，〈裴駰集解〉，卷 9 第 9，頁 396。

(5) 同(4)，〈司馬貞索隱〉，頁 404。

(6) 同(2)，頁 345，「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7) 《漢書・匈奴傳》，卷 94 上第 64 上，頁 3754-3755。

(8) 同(1)。

(9) 見於(1)，頁 99。

(10) 見於(2)，頁 405。

(11) 見於(2)，頁 406。

(12) 見於(1)，頁 100。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 第三章　史書中的呂后評價

## 1.《史記》–司馬遷

現存最早有關呂雉的資料，首推司馬遷的《史記》。全文見於《史記》〈呂太后本紀〉。首句：「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1) 寥寥數字，已知呂后為漢高祖劉邦糟糠之妻，未顯貴時自有一段艱辛歲月。是以第三段言：「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皆呂后力」。(2) 可知其前半生磨鍊出剛強堅毅的性格，並協助劉邦誅殺大臣，安定天下。

劉邦死，惠帝立。呂雉以太后之尊，權力日大。惠帝崩，呂后立少帝劉恭，「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3)

呂后廢少帝劉恭，〈本紀〉中記有一段呂后的說話。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4) 由此可見，呂后從政，亦重黎民疾苦，深諳與民同樂的道理，頗有明主風範。不過；有關呂后主政前後十五年的策略措施，司馬遷所記甚簡，所見者僅有：「惠帝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5)

然而，司馬遷對呂后的評價是肯定的。〈呂后本紀〉末段云：「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

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6)

呂后專政十五年，經濟恢復，民生富足，為西漢奠定繁榮富庶的基礎，司馬遷便是從漢初政治社會的發展來肯定呂后。

2.《漢書》—班固

《史記》只有<呂后本紀>，兼記孝惠帝事。《漢書》則分別立紀：<惠帝紀>（卷二），<高后紀>（卷三），取材源於《史記》，但因避諱而刪略甚多。所刪史料分別記於<外戚傳>、<高五王傳>、<五行志>及<張陳王周傳>中。每事詳列年月，頗見系統。

<高后紀>首段云:「高皇后呂氏，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7) 這與司馬遷意見相同。然<高后紀>及<惠帝紀>所記當時的國家大事，卻比《史記》<呂后本紀>詳細。包括：高后廢除犯重罪誅連三族之罪和妖言令，賜民戶爵位一級，設孝弟力田官，減田租為十五稅一，修築長城，發行八銖錢及五分錢等；高后六年更大赦天下。班固於《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便曾作以下的評價：「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蓋，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8)

由此可見，班固對呂后的治國之道，亦給予正面的評價。

然而，班固亦有批判呂后之失。他在<惠帝紀>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思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污損至德，悲夫」！(9) 班固稱譽惠帝「寬仁之主」，卻遭呂后污損聖德，可見

他對呂氏的專橫殘酷，頗有微言。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3.《資治通鑑》—司馬光

《資治通鑑》卷十三、十四，即<漢紀>四、五均見惠帝、呂后事跡。然司馬光未有正面評價呂后，只有在惠帝見「人彘」，從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10) 後，有以下一段話：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帝，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11)

從上可見，司馬光於指責惠帝不理國事，縱情聲色之餘，亦以「殘酷」一詞形容呂后對戚姬母子的不仁手段。

4.《廿二史箚記》—趙翼

清人趙翼的《廿二史箚記》卷三，有<呂武不當並稱>一則，其文曰：「母后臨朝，肆其妒害，世莫不以呂、武並稱，然非平情之論也。武后改朔易朝，遍王諸武，殺唐子孫幾盡，甚至自殺其子孫數人，以縱淫慾，其惡為古今未有。呂后則當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為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殺太子弘、太子賢也」。(12) 趙翼以「呂后不當並稱」，關鍵在呂后始終沒有廢漢自立。看她力保劉盈太子之位，其所立兩少帝皆劉氏後人。呂后執政，沿用高祖時大臣，惠帝駕崩才王諸呂來鞏固權力。相反，武則天改朝換代，毒殺親兒，私褻男嬖，為禍遠超呂后。

此外，趙翼認為呂后殘殺戚夫人母子，只為後者爭寵奪嫡在先，他云：「蓋嫉妒者，婦人之常情也。然其最妒亦祇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寵幸時幾至於奪嫡，故高帝崩後即殺之」。(13)

至於呂后如何對待諸姬之子，趙翼云：「……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呂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后之欲使劉、呂常相親，以視武后之改周

滅唐，相去萬萬也」。(14)

趙翼之文，明顯揚呂抑武，亦比本文之前所列史家對呂后的行事有較全面的評論。

5. 小結

司馬遷、班固及趙翼均從漢初政治局面對呂后作出正面的評價。然隨著時代不斷的進展，呂后的評價每況愈下。唐朝司馬貞便對呂后有以下的貶斥：「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用福威。志懷安忍，性挾猜疑。置鴆齊悼，殘彘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葅醢，支孽芟夷。禍盈其驗，蒼狗為菑」。(15)

呂后是否如此惡行昭彰，謹於下文詳細評析。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註釋：

(1) 司馬遷：《史記・呂太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9第9，頁395。

(2) 同上，頁396。

(3) 同上，頁399-400。

(4) 同上，頁403。

(5) 同上，頁398。

(6) 同上，頁412。

(7) 班固：《漢書・高后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3第3，頁95。

(8) 《漢書・刑法志》，卷23第3，頁1079。

(9) 《漢書・惠帝紀》，卷2第2，頁92。

(10)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63），卷12，〈漢紀〉四，頁410。

(11) 同上。

(12) 趙翼：《廿二史箚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52。

(13) 同上。

(14) 同上，頁53。

(15)《史記・呂太后本紀》〈司馬貞：索隱述贊〉，卷 9 第 9，頁 412。

輔仁大學圖書館藏

# 第四章　「四人幫」時代的呂后評價（1974-1980）

## 1.　背景

呂后埋骨千載，其一生功過早應蓋棺定論。然而，到了本世紀的七十年代，批評呂后的文章多如雨後春筍，且立場極端，毀譽參半。然分水嶺當在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下台之時。在此之前，吹捧呂后的文章過百，此日之後，呂氏卻遭惡評如潮。數年間，呂后的地位倏升驟降，實拜「四人幫」的首領—江青所賜。

公元 1914 年出生的江青，原名李雲鶴，山東諸城人，(1) 與呂后籍貫相同。三十年代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上海當演員，藝名藍平，後才改名江青。(2) 1938 年 11 月下嫁毛澤東。六十年代中期，協助丈夫發動「文化大革命」，漸握中央實權，結黨蓄勢。1974 年，年老多病的毛澤東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稱為「四人幫」，指斥他們亂攪「小宗派」活動，有篡黨竊權之嫌。(3)

1974 年 6 月 19 日，江青在天津主持儒法鬥爭史報告會，發表崇法抑儒的言論，自詡為「女法家」，並以有作為的封建帝王都是法家人物，推翻傳統儒家思想，部署當二十世紀女皇的行動。同時，江青又自比呂后，下令「四人幫」的喉舌，南北霸天羅思鼎、梁效的兩大批判組大作吹捧呂后的文章。梁效更賦詩歌頌呂后，如「眾

說高祖功業大，賴有呂后智謀多」，(4)企圖把呂后凌駕劉邦之上，成建立漢朝的頭號人物，目的不外借古喻今，實現江青當女帝的美夢。

2. 吹捧呂后

江青妄圖恢復君主政體之念，亦從不掩飾。她多次宣稱：「男的要讓位，女的來管理」，「女的也能當皇帝，到了共產主義也有女皇」，(5)「有人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像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6)「呂后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在她手裏」，(7)「呂后也是法家，呂后要作為單獨一條突出宣傳一下。劉邦死後天下可能大亂，呂后掌權沒有亂，呂后很厲害，基本上執行漢高祖路線，主要是法家路線。」(8)

綜合「四人幫」黨羽抬舉呂后的有關文章，呂后之功有以下三點：

a. 呂后穩守關中，支援前線，乃建立西漢的大功臣。

b. 呂后是防止叛亂，維護國家統一的大元勳。

c. 呂后是劉邦法家路線的繼承者，最合適的接班人。她是一個女政治家—女法家。

1976 年，總理周恩來與毛澤東相繼辭世。毛澤東病危時，江

青仍大肆宣揚呂后的豐功偉績。有說毛澤東曾向接捧人華國鋒講述劉邦臨終時看穿呂后奪權篡位的故事。是以他死後不足一個月，華國鋒先發制人，聯同葉劍英、汪東興逮捕江、王、張、姚四人；公告其罪，作隔離審查。1976 年 10 月 21 日，「四人幫」正式土崩瓦解。

3. 貶斥呂后

江青等甫下台，批鬥呂后的文章，旋即於各大報章、期刊中湧現，此起彼落，把呂后罵得體無完膚(見附錄篇目)。綜合各篇評論，有如下觀點：

a. 呂后篡權奪位

呂后和江青都是陰謀家、野心家。呂后篡權奪位，江青則篡黨奪權。劉邦轉戰群雄之際，呂后仍是沛縣農婦。楚漢相爭，呂雉又成項羽俘虜，被囚三載。留守關中的只有蕭何，呂后如何有功於建立王朝？

劉邦駕崩，呂后祕不發喪，意欲誅滅功臣宿將，後又殺害宗室，大封諸呂，違背高祖「非劉氏不王」之約，有以呂代劉之嫌。徐遜便以「呂后加上呂產、呂祿、呂通，也是二千多年前的一個四

人幫！」(9)

伊一亦作如下批判，他說：「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呂后篡權奪位，也算是當了一段女皇帝。她想把劉姓江山，變為呂氏一統，為此樹立私黨，排除異己，施展各種毒辣手段，使西漢王朝長期陷入於分裂。」(10)

b. 呂后禍國殃民

呂后掌權十五年，里曉對她的治國之道，有如下批評，他說：「她向匈奴隸主貴族屈辱投降……在匈奴奴隸主的威脅和極其下流的語言污辱下，寫信給匈奴統治者，公開承認自己感到『恐懼』，厚顏無恥地要求『見赦』！……她一反劉邦『約法省禁』的方針，和自己的爪牙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在水旱頻仍，人民流亡的情況下，她不但不興修水利，還為少數少利益，大興土木，歷時五年，征調大量勞動力修築長安城。」(11)

呂后不恤民困，有辱國體，驕奢淫逸，故受千夫所指。

c. 呂后倒行逆施

劉邦遺言重用的老臣，呂后曾起誅滅惡念。其後謀事不成，

便與情夫審食其合力排斥，結果王陵罷相，曹參、陳平、周勃空有虛銜，不敢反抗。在<呂后的幽靈與江青的女皇夢>一文中有以下批評：「她放鬆了劉邦生前嚴格控制工商業的政策，使投機活動空前踴躍，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她的專權，幾乎把本來安定的西漢王朝重新拖入分裂和戰亂的悲慘局面。.....呂后是劉邦政治路線的叛徒，是西漢初年天下動亂的罪魁禍首。」(12)

這些文章用辭激烈，近乎人身攻擊，除了說她是陰謀家、野心家，反動投降派，叛國竊權分子外，亦有直斥「呂后是個權欲薰心而又狠毒暴戾的女人。她心地偏狹，好忌妒，善報復，為了排除異己，手段十分毒辣。」(13)

其實，呂后遭此無情鞭笞，乃拜江青所賜。正如王連升說：「呂后和諸呂叛國篡權的陰謀，是以失敗的紀錄寫進史冊的。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江青，又戰戰兢兢請出呂后這具亡靈，想當呂后，做中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女皇，同樣遭到了可恥的失敗。」(14)

4. 重評呂后

到了七十年代末，終有學者較客觀的評論呂后。馮惠民的<重評呂后>一文中，援引《史記》,《廿二史箚記》對呂后的評論，肯定

呂后的歷史功績。文中說：「呂后上繼劉邦草邦之功，下續文景治世之效，承前啟後，休息無為，在維持社會安定的同時，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這是我們肯定呂后的主要依據。」(15) 結段又云：「在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裏，時勢造就出呂后這樣的剛毅果敢，治世有方的女政治家，造就出這位沒有自稱女皇的女皇。她跟唐朝的武則天一樣，是古代地主階級女性中的『鳳毛麟角』，在歷史上應該佔有一定的地位。」(16)

鄧經元在〈怎樣正確評價呂后〉一文中有以下看法，他說：「呂后是一個應該肯定的歷史人物。她對歷史發展起的積極作用，主要在於幫助劉邦完成統一事業和實現『與民休息』。」(17) 至於呂后殘忍對待戚姬的「人彘」惡行，鄧經元說：「利用權勢，怨毒於人，可以為所欲為，這是封建統治階級殘暴性的表露，歷史上屢見不鮮。但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到底不能僅僅根據這些個人的恩怨和惡行。劉邦誅彭越，『盛其醢遍賜諸侯』也是這一類有政治含義的殘忍做法。至於秦始皇用刑的酷毒，呂后恐怕是還不能望其項背的。」(18)

## 5. 小結

「四人幫」時代對呂后的評價，不論是褒是貶，均以古喻今，別有用心，江青自比呂后，吹噓呂后功勳，意圖登上女帝寶座。「四人幫」粉碎後的輿論篇章，則肆意貶斥呂后來攻擊江青，流於偏激失實，不可足信。下文嘗試從現代社會的進步觀念，深入探討當時實際情況，才品評呂后的千秋功過。

**註釋：**

(1) 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頁 454。

(2) 方樹祥等編著：《震惊世界的 1976》(北京：華廈出版社，1994)，頁 241。

(3)同(1)，頁 513。

(4) 中共廣東省委理論工作小組歷史組：<呂后的幽靈與江青的女皇夢《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報刊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頁 55。

(5)<劉邦臨終前看出呂后篡權的史料>，《文匯報》(上海)，1976 年 11 月 22 日，版一。

(6) 趙學謙：<大野心家江青與皇后之璽>，《思想戰線》，1977 年第 1 期，頁 96。

(7) 同(4)，頁 64。

(8) 里曉：<評四人幫關於呂后的三大謊言>, 《中山大學學報》, 1977 年第 1 期, 頁 74

(9) 徐遜：〈江青與呂后〉，《人民日報》（北京），1976 年 11 月 20 日，版三。

(10) 伊一：<呂后篡權竊國夢的破滅>, 《天津師院學報》, 1976 年第 6 期, 頁 59。

(11) 里曉：〈評四人幫關於呂后的三大謊言〉，《中山大學學報》，1977 年第 1 期，頁 75。

(12) 中共廣東省委理論工作小組歷史組：〈呂后的幽靈與江青的女皇夢〉，《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報刊

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 57。

(13) 同(2)，頁 56。

(14) 王連升：〈呂后叛國篡權及其覆亡〉，《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6 年第 6 期，頁 62。

(15) 馮惠民：〈重評呂后〉，《山東師院學報》，1980 年第 2 期，頁 39。

(16) 同上，頁 41。

(17) 鄧經元：〈怎樣正確評價呂后〉，《歷史研究》，1979 年第 12 期，頁 53。

(18) 同上，頁 58。

臺大圖書館藏

# 第五章　探討呂后功過

## 1. 謀害開國元勳

劉邦以一個小小沛縣亭長的身份，起義抗秦，繼而與項羽相爭，建立漢朝。身邊當然少不了一班追隨他打天下的大臣。

劉邦的開國功臣，可分兩類：第一類可稱為「淮泗集團」，代表有：蕭何、曾參、周勃、灌嬰及樊噲等；他們與劉邦識於微時，感情深厚，最先支持劉邦於淮泗揭竿起義，忠心耿耿。然除了蕭何及曹參為地方官吏，餘多莽夫，缺乏政治及軍事才識。

另一類便是韓信、彭越、英布及陳平等人。他們來自各方各地，於劉邦反秦後陸續加盟，品流不一，但人才輩出，尤擅行軍作戰。其中奠定劉氏江山的垓下之戰，便是得力於韓信、英布及彭越三人。因此，劉邦所封的異姓七王中，六個都屬此類開國功臣。(1)

司馬遷云：「所誅大臣皆呂后力。」(2)《史記》又記有一段盧綰的說話，其言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3) 後人以此乃呂后謀害功臣宿將的鐵証，給呂后冠以「陰謀家」、「野心家」的稱號，甚至說她「心狠手辣，齷齪卑鄙；謀害功臣，排斥異己；篡權叛國，遺臭萬年。這

就是歷史上那個呂后的真面目」。(4)

呂后謀害的開國元勳，當指韓信及彭越。

a. 韓信

淮陰人韓信，出身寒微，乃傑出軍事家。與蕭何、張良合稱漢初三傑。劉邦曾謂:「連百萬之軍，戰必勝，功必取，吾不如韓信」。(5) 拜為大將軍，封諸侯王。明朝茅坤更以「兵仙」美譽韓信。公元前 203 年，韓信大舉滅齊，手握重兵，正如武涉所言:「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羽勝」，(6) 地位舉足輕重。項羽忙遣武涉游說韓信背漢歸楚，齊人蒯通甚至叫他據齊自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7)，然韓信不為所動，「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8)

從上可見，韓信深感高祖知遇之情，矢志效忠。然而，一代「兵仙」，卻兩度涉嫌謀反，落得誅滅三族的慘淡收場。

漢高祖六年正月（前 201），《史記》有以下記載:「人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9) 司馬遷沒有記載告發者何姓何名，亦未交代韓信如何造反，只言有人上書，流於曖昧。陳平獻「偽遊雲夢」之計，目的在捉拿韓信。事實上，劉邦對韓信早存戒心。高祖四年（前 203）

劉邦正與項羽鏖戰滎陽，形勢危急，韓信卻平齊敗楚，屢立戰功，並上書要求封王。劉邦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10) 最後劉邦雖以大局為重，封韓信為齊王，韓信此舉已種下被殺的禍根。

「猜忌和刻薄，幾乎成了劉漢家傳法寶」。江國貞謂：「韓信擁兵在外，劉邦豈有不忌之理，所以常藉收其精兵、徵其兵或襲奪其軍，這樣的記錄，在〈淮陰侯列傳〉裏就有四次。劉邦猜忌韓信，所以逐步削奪他的權力，先將他從齊王改封楚王，再藉口謀反，加以綑綁後貶為淮陰侯，此時韓信才知道劉邦畏惡其能」。(11)

當時正是立國之初，劉邦未敢就此殺掉大功之臣，只好把韓信由王貶侯，幽居京師。劉邦曾與韓信談論為將之道，韓信未知收斂，直言比劉邦更善於統兵，又言：「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12) 如此種種，正如史繼璆說，均令「劉邦時刻擔心並肩起事，興義討逆，採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的功臣掉轉矛頭來搶奪政權」。(13)

從上可見，劉邦早有殺掉韓信之心，為其操刀者乃呂后。

漢高祖十年，(前 197) 陳豨造反，劉邦親征。此時，韓信的舍人犯法被囚，《史記》有如下記載：「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

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14)

呂后誘捕韓信，乃用蕭何獻計，當年蕭何向劉邦力薦韓信雄武，如今竟助呂后陰謀，出賣韓信，怪不得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戲言出現！

呂后沒將韓信交有司審訊，亦無公布反狀，倉卒把韓信處死於宮中懸鐘之室而並非刑場，整件事尤如一個「暗殺」行動。

韓信被殺，更誅連三族。此時「高祖已從豨軍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之」(15)（漢書作「且喜且哀之」。） 劉邦平定陳豨回朝，呂后已擅殺韓信，劉邦「且喜且憐」，正是其心腹大患已除的反應。

因此，與其說呂后陰謀擅殺韓信，不如說劉邦才是元兇。史繼璆謂：「劉邦掌握政權之後，所考慮的是如何翦除異姓王，殺戮功臣，以求鞏固自己的皇權，能夠傳之子孫萬代。因此，韓信被貶為淮陰侯後，雖然再無一兵一卒，但其勇略震主，功蓋天下的威望，仍然是劉邦夙夜憂慮的心腹之疾，必欲除之而後快」。(16)

雖然，<淮陰侯列傳>記有一段有關韓信接應陳豨，密謀叛變的對話，但疑點甚多。清人梁玉繩為韓信翻案，謂：「信之死冤矣！前賢皆極辨其無反狀，大抵出於告發者之誣詞及呂后與相國文致之

耳。史公依漢廷獄案敘入傳中,而其冤自見。一飯千金，不忘漂母，解衣推食，寧負高皇？不聽涉通於擁兵王齊之日，必不妄動於淮陰家居之時。不思結連布越大國之王，必不輕約邊區無能之將。賓客多與稱病之人何涉？左右辟則絜手之語誰聞？上謁入賀，謀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將者亦復部署有幾。是知高祖畏惡其能，非一朝夕。」(17) 劉邦猜忌功臣，刻薄寡恩，終由呂后狼下毒手，韓信只能慨歎：「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18)

b. 彭越

冒邑人彭越，原是漁夫，善用游擊戰術攻打楚軍，功封梁王。漢高祖十年，高祖討伐陳豨，彭越裝病沒有親往支援，結果被其太僕誣告，「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19) 劉邦赦其死罪，貶為庶人，流放四川青衣縣。

途中，彭越遇見呂后，「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屬，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20)

據太史公所記，彭越全無反漢之心，他只錯在沒有親率部隊往邯鄲，便遭奪爵削地，流放異地的重罰。原以為呂后會為他說項，得回鄉終老，免流放之苦。安作璋說：「誰知呂后是一個尚權謀，工心計的皇后，彭越的求情反而引來殺身之禍」。(21)

呂后佯許彭越所求，誘越同回洛陽，即令其舍人告他謀反。身陷囹圄的彭越竟可「復謀反」，無疑欲加之罪！彭越被殺，更被剁成肉醬，「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22)

彭越如能俯首就範，發放四川，尚可保命終老。他錯在以為呂后女流之輩，可代向劉邦求情。殊不知呂后正是劉邦消滅異姓王的謀劃副手！正如程世和說：「彭越本無罪，滅其家族已經殘忍至極，卻又把他剁成肉醬，把肉醬裝好後又遍賜諸侯。由此看來，中國封建帝王中，當推劉邦為首惡。劉邦之所以出此惡計，實欲使『功臣人人自危』，讓他們中間的重要分子因懼禍而萌動反心。一旦他們反心萌動，他即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師出有名地討伐『叛將』，並進而奪取他們手中的權利了」。(23)

C.英布(黥布)

一年之內，呂后接連殺害兩位開國功臣，雖云協助劉邦，但手法奸詐狠毒，其他功臣有見及此，人人自危。

平民出身的英布，叛楚歸漢，封淮南王。眼見韓信，彭越相繼被誅，當然心生恐懼。「陰令人部聚兵，侯伺郡警急」。(24) 結果，英布仍是逃不過遭人誣控，走上與劉邦決裂之路。最後兵敗被殺。

英布謀反，乃「疑禍及身」(25)，被迫謀反。蔡信發歸咎呂后。他說：「若她不誅韓信、彭越於前，黥布也不會反之於後，這是很明顯的道理」。(26)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d. 小結

史書記載，韓信、彭越，甚至英布「謀反」，均由他們手下告發。英布尚可說是被迫而反，但韓信，彭二人俱無謀反的實際行動，告發者是否受人驅使，實在可疑。

劉邦建都立國，最關心的自然是世代相傳，永享國祚。追隨高祖創業，得以裂土封王的功臣將領，手擁重兵，最能左右漢初政局，成劉邦心腹大患。因此，先由高祖赦免韓信、彭越謀反死罪，乘其不備，再由呂后出面，誅滅其族，實行斬草除根，可見劉邦處心積累，用計周詳。其他異姓諸王，或逼迫致反，如英布及韓王信，或亡走匈奴，如燕王盧綰；大凡功高震主的將領，遇上刻薄寡恩的君主，都不得善終，政治舞臺何其殘酷無情！

韓信、彭越、英布之死，都在呂后執政之前，該列入劉邦消滅異姓諸王的行動。羅世烈說:「司馬遷說呂后『誅大臣』是指韓信、彭越，這是代行劉邦的本意，不好算作呂后一人的罪恐，更與諸呂無關」。(27)

的確，呂后主政的十五年，未聞殺戮功臣，且謹奉高祖遺訓，沿用蕭何、曹參、陳平、周勃等出任將相，王陵「面折廷爭」，反對「王諸呂」，只遭罷相。高后二年(前 186)，更下詔「差次列侯功以

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28)，可見呂后對功臣集團優禮有加。韓信伏誅、彭越慘死，實不該由呂后一人承擔！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註釋：**

(1) 異姓七王包括：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長沙王)吳芮、趙王張敖及燕王臧荼。見《史記・高祖本紀》，卷 8 第 8，頁 380。

(2) 司馬遷：《史記・呂太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9 第 9，頁 396。

(3) 《史記・盧綰列傳》，卷 93 第 33，頁 2638。

(4) 昭岷、易劍、征明：〈謀害功臣宿將是呂后篡權叛國的既定方針---兼論韓信、彭越之死〉《武漢大學學報》，1977 年，第 1 期，頁 93-95。

(5) 《史記・高祖本紀》，卷 8 第 8，頁 381。

(6) 《史記・淮陰侯列傳》，卷 92 第 32，頁 2622。

(7) 同上，頁 2623。

(8) 同上，頁 2624。

(9) 同上，頁 2627。

(10) 同上，頁 2621。

(11) 引自江國貞：〈兵家之仙---韓信，他真的謀反了嗎?〉，《國文天地》，第 4 卷，第 7 期（1988 年 12 月），頁 53。

(12) 同(6)，頁 2628。

(13) 史繼璆：〈論韓信之死〉《湖南師院學報》，1980 年第 4 期，頁 14。

(14) 同(6)，頁 2628。

(15) 同(6)，頁 2629。

(16) 同(13)，頁 14。

(17) 梁玉繩：《史記志疑・淮陰侯列傳》(附案)(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32，頁 1333。

(18) 同(6)，頁 2628。

(19) 《史記・魏豹彭越列傳》卷 90 第 30，頁 2594。

(20) 同上。

(21) 安作璋：《漢高帝大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 254。

(22) 《史記・黥布列傳》，卷 91 第 31，頁 2603。

(23) 程世和：《史記：偉大人格之凝聚》（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 171。

(24) 同(22)，頁 2603。

(25) 同上。

輔仁大學圖書館藏

(26) 蔡信發：〈最毒婦人心—呂后析論〉，《國文天地》第 6 卷，第 9 期，(1991 年 2 月)，頁 45。

(27) 羅世烈：〈劉呂之爭平議〉，《晉陽學刊》，1983 年第 3 期，頁 68。

(28) 班固：《漢書・高后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3 第 3，頁 96。

香港大學圖書館HKU LIBRARY

2. 誅除劉氏宗室

劉邦翦滅異姓諸侯王後，「內任外戚，外封建宗室，此漢初之治法也」。(1) 劉邦稱帝，呂雉冊封皇后，「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子產為交侯，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2)

劉邦分封同姓子弟九人為王，包括：長子劉肥為齊王，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姬子劉恆為代王（即漢文帝），劉恢為梁王、劉友為淮陽王、(後改為趙王)，劉長為淮南王、劉建為燕王，兄劉仲之子劉濞為吳王及弟劉交為楚王。

所謂「封建宗室」，無非鞏固地方政治，子孫世代相傳，漢朝長治久安。然而，劉邦晚年的一場易儲風波，卻令其親子如意與生母戚氏遇害。

呂后乃劉邦元配，生子劉盈，順理成章立為太子。然劉邦最寵者，乃戚姬及其子如意。《史記》云：「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

廢」。(3)

呂后對戚姬的妒恨，積怨已久。劉邦經年在外，與呂后聚少離多，一對子女由呂后獨力照顧，又曾淪為楚囚，足見呂后也飽歷風霜。稍為安頓過來，卻驚聞親子儲君之位不保，奪嫡者亦是奪其夫愛者，難怪司馬遷云：「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4) 是以劉邦一死，呂后隨即展開復仇大計！

首先，呂后把戚夫人拘禁於永巷，並召趙王如意回京。《史記》云：「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辰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5)

呂后毒殺年幼無知的劉如意後，矛頭當然指向如意生母，也是她最痛恨的戚氏。《史記》云：「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6) 可憐一位絕色佳人，慘變成盲、聾、啞，沒手沒腳的『人彘』。更甚者，呂后竟傳召仁慈柔弱，二十歲還不到的惠帝前來參觀她精心泡製的「傑作」。惠帝知是戚姬後，「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7)

惠帝在位七年駕崩。年僅二十四歲。自見「人彘」後即縱情聲色，國家大事由呂后主決。後人有以惠帝早死咎罪呂后的鷙悍。安作璋說他：「選擇了一種消極的近乎自虐的方式表示對呂后暴行的不滿，結果是過早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又說：「呂后不僅殺死了戚夫人和劉如意，在一定程度上她也是害死自己親生兒子的兇手」。(8) 孝惠皇后無子，呂后立惠帝一美人之子為太子，殺其母，佯稱太子為張后所出，即少帝劉恭。後來少帝知道此事，揚言「壯即為變」，為母報仇，呂后便先下手為強，幽殺劉恭，另立常山王劉義為少帝，改名劉弘。

劉邦長子齊王劉肥，也險遭呂后毒手。惠帝二年，劉肥與楚王進宮，《史記》云：「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乃令酌兩巵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巵欲俱為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巵」。(9) 後來，劉肥為求保命，獻屬土其中一郡予呂后親女魯元公主作湯沐邑，並尊稱公王為齊國太后（按魯元與劉肥均為劉邦子女，該屬同輩）。如此一意奉承，才使呂后釋懷，許其歸國。

趙王劉友(初為淮陽王)，不愛呂后賜婚的「諸呂女」，寵愛他

姬，呂氏女向太后進讒，呂后幽禁劉友，把他活活餓死。

梁王劉恢（後改封趙王），被呂后安排娶呂產女兒為趙王后。《史記》記載：「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10) 可見劉恢不堪呂氏逼迫，憤而自殺，呂后乘機廢其嗣位。

燕王劉建死，唯一嗣子亦遭呂后毒手。《史記》所載：「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11) 劉建絕後，邦子只剩齊王劉肥、代王劉恆及淮南王劉長倖存。

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呂后誅除對一己不利的劉姓宗室，亦同時時採取姻親結聯之策，籠絡王侯，監視及分化他們的勢力。經呂后悉心安排，惠帝皇后張氏乃她的外孫女，即魯元公主女兒。少帝劉弘皇后乃呂祿女兒，劉恢娶呂產女兒，劉友亦納呂姓女子為后。此外，呂嬃女兒嫁劉澤，呂祿女兒妻劉章(劉肥次子)。此時的呂后權傾天下，諸王公卿為求保命，對呂后賜婚，未敢異議。

根據《史記》記載；「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12)「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太史公此語實堪玩味。蔡信發說：「如果將它調整過來，其意是：凡

後宮中的妃子，只要是高祖生前所喜歡的，都慘遭毒手，被送入鬼門關。其嫉妒之烈，下手之狠，著實讓人膽顫心寒，可說為後代的武則天開了一條殺戮之路，大可肆無忌憚，有樣學樣」。(13)

蔡信發以武則天繼承呂后的心狠手辣，二人相題並論。清人趙翼則以呂武不當並稱，他認為「蓋嫉妒者，婦人之常情也」。(14) 由於戚姬爭寵奪嫡在先，故高祖一死，呂后即殺如意母子，以洩心頭之憤。劉友劉恢之死，亦源於妻子呂氏妒情所致。

趙翼又言：「呂氏有女，不以他親，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后之欲使劉、呂常相親，以視武后之改周滅唐，相去萬萬也」。(15) 呂氏掌權十五年，雖未有改朝換代，然劉姓子弟被其直接或間接迫死者計有：三趙王(劉如意、劉友、劉恢)、惠帝劉盈、少帝劉恭及燕王劉建嗣子等六人。劉呂聯婚，美名相親，其實抑制宗室，以防叛呂。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小結:

呂后誅殺的劉邦妃嬪，不知凡幾，前有所述。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戚姬，呂后對戚姬的深惡痛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她不是一刀殺掉戚夫人。她的報復極其殘酷，使變成「人彘」的戚姬飽受折磨致死。後世史家多以此詬病呂后，蔡信發便斥呂后「是天下最毒的婦人」。(16)

審察當時情勢，劉邦駕崩，戚姬母子已失靠山，當時大臣都擁劉盈，是以二人對呂后根本沒有構成威脅，呂后仍凶殘如斯，實令人齒冷！江國貞以武則天毒殺親兒，殘害高宗后妃的行為乃師承呂雉。他說：「如無呂雉殘毒於前，武曌未必能發揚於後」。(17)

林廷橋說：「呂后殺人之子，戮人之母，不但自己之子因之而亡，呂氏之隨之族滅。吾故曰：「惠帝之死，死於太后，呂氏族滅，滅於太后」。(18)

由於呂后大封諸呂，難免損及劉氏諸王和功臣集團的利益，終成對立之勢，爆發流血政變，茲於下文析述。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註釋：**

(1) 呂思勉：《秦漢史》(上)(香港：太平書局，1962)，頁 65。

(2) 《史記・呂太后本紀》，卷 9 第 9，頁 396。

(3) 同上，頁 395。

(4) 同上，頁 397。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安作璋：《漢高帝大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 519-520。

(9) 同(2)，頁 398。

(10) 同上，頁 404。

(11) 同上，頁 405。

(12) 《史記・外戚世家》，卷 49 第 19，頁 1969。

(13) 蔡信發：〈最毒婦人心—呂后析論〉，《國文天地》第 6 卷，第 9 期，(1991 年 2 月)，頁 46。

(14) 趙翼：《廿二史箚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52。

(15) 同上。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16) 同(13)，頁 45。

(17) 江國貞：〈兵家之仙---韓信，他真的謀反了嗎?〉，《國文天地》，第 4 卷，第 7 期 (1988 年 12 月)，頁 54。

(18) 林廷橋：《二十五史探奇》(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0 年)，頁 38。

輔仁大學圖書館

3. 引進諸呂外戚

呂后對付劉姓宗室，籠絡迫害雙管齊下，與此同時，她又大封諸呂，廣植勢力。她先追封父親呂公為宣王，亡兄呂澤為悼武王。女兒魯元公主與趙王張敖所生的兒子張偃為魯王。

接著，呂后廣封諸呂，呂台、呂嘉、呂產相繼封呂王；呂祿為趙王，呂通為燕王。呂氏封侯者則有：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呂祿為胡陵侯，呂嬰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忿為呂城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呂榮為祝茲侯及呂莊為東平侯。呂后病重時，委任趙王呂祿掌北軍，呂王呂產掌南軍，軍政大權悉由諸呂操控。

後世有史家批評呂后之舉，乃欲以呂氏天下代劉漢王朝，有篡權竊國之嫌。亦有史家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漢、唐兩代，后妃干政與外戚專權最為厲害，呂后乃始作俑者。

正如前述，劉邦長年征戰在外，呂后頓成一家之主，她的性格剛毅堅強，偏偏其獨子劉盈，個性柔弱懦怯，險些太子地位不保，幸呂后苦心經營，才能登基繼位。可惜，惠帝在位七年駕崩，張后無嗣，呂后頓陷孤立之境。她的親信僅有審食其一人，正如芮和蒸所言：「孝惠之崩，亦正動搖后之固有權力基礎。因幼主繼嗣，天下未治，可能變主不測，宗室難期相倚，大臣又恐相偪，環顧左右，

無以為親！此所以后於惠帝發喪時 思慮紛紜 雖哭而泣不下。」(1)

當時呂后面對的，外有宗室，內有功臣威脅。早於劉邦死時，呂后四日密不發喪，便是與審食其密謀誅殺元勳，以絕後患，後因酈商告誡才作罷。如今唯一嫡子早逝，功臣派的王陵、陳平、周勃、灌嬰等位居軍政首要，呂后培植勢力，扶持諸呂，事在必行。

呂后此番心頭盤算，司馬遷在<呂后本紀>中巧妙地安排一段張良兒子張辟彊與丞相的對話。年方十五的辟彊認為「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皆因「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是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2)

從上可見，呂后已無嫡親子孫可依，才倚重娘家子姪。何況，她亦意欲避免諸呂在她死後受欺見辱。正如趙翼《二十五史箚記》卷三所云：「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後宮之子，又以怨懟而廢，於是己之子孫無在者。則與其使諸姬子孫權勢以陵呂氏，不如先張呂氏以久其權。故孝惠時未嘗王諸呂，王諸呂乃在孝惠崩後。」(3) 的確，呂后乃在親兒惠帝駕崩後，才大封諸呂，而且，當年的呂后亦步進晚年(呂后於惠帝死後八年病歿，享年 61 歲)，如此悉心安排，可謂

用心良苦。

呂后出身平民，經歷不同於一般養尊處優的后妃，劉邦在位時已參預政事，助誅異姓諸侯。廖伯源謂：「子弱母悍，惠帝在位七年，實政出呂太后。惠帝崩後，呂后稱制，廢帝立帝，封王諸呂，可謂為所欲為。然使呂后稍有顧忌者，厥為功臣列侯集團。」(4) 他又說：「是高祖之功臣於此時多居長安，百有餘人，不但同功一體，而且爵高宮大，充塞朝廷；呂后對其有所顧忌，固所當然。」(5)

《史記· 呂太后本紀》中記有建平侯周昌為趙王如意相時，三拒呂后下詔命如意入京一事，呂后奈何不得，只好先以公事召回周昌；才再召如意。周昌只是諸侯相國，尚敢拒命太后，西漢初年功臣集團的勢力強大，可想而知。及後呂后獨子惠帝薨，諸姬子幼弱，呂后深恐功臣集團擁立高祖他子繼位，為求自保，遂提拔諸呂親族。

自諸呂用事，呂后臨朝稱制，此後八年，朝廷便出現兩大政治集團：一為漢高祖劉邦時成立的功臣集團，此時以陳平、周勃為首；一為太后娘家親族組成的諸呂集團，當以呂后為首，相互抗衡，呂氏集團由呂后一手創立，數年間諸呂進爵封王，聲威顯赫，難免損害功臣集團的利益。因此，太后一死，功臣派即與劉氏宗室合作，

誅滅呂氏外戚，發動一場流血政變。是以呂后雖死於變發之前，但追源溯始，她卻是誅呂政變的關鍵人物。

廖伯源謂：「呂后樹立呂氏勢力，殘弱諸劉，有損功臣列侯之利益，功臣列侯久欲誅呂氏。然於呂后朝不敢發難，當以呂后乃高祖皇后，惠帝母；討之無名。」(6)

功臣派多元老，對劉邦忠心不貳，劉盈倖免易儲，有賴一力維護。及呂后執政，諸呂擅權，群臣必受壓抑，加上宗室遇害，未來發展難料，郡臣惟恐呂氏力量日強，終會謀取劉氏之山，故先發制人，與齊王劉襄等聯手剷除誅呂。

大臣仇視諸呂，精明的呂后焉會不知。公元前 180 年，呂后病危，《史記》《呂后本紀》有如下記載：「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戒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7)

呂后從政多年，深諳權力鬥爭，此消彼長，是以深謀遠慮，妥善安排。可惜，任呂后機關算盡，仍保不了諸呂活命。

呂后駕崩，呂祿、呂產分掌南軍北軍，諸呂操控軍政大權，

與功臣集團的利益衝突已達白熱化階段，誅呂行動一觸即發。先由宗室齊王劉襄發兵聲討，朱虛侯劉章，東平侯劉興居與大臣陳平、周勃等接應，結果，呂祿誤信酈寄之言交還將印，周勃得接掌北軍；呂產在不知情下逕入未央宮，遭劉章擊殺。繼而呂更始、呂祿、呂嬃、呂通先後被殺。兩日之內，諸呂捕殺殆盡，呂后外孫魯元王張偃亦被廢掉。

諸呂慘遭殺戮，全由呂后一手造成，呂后為求獨攬大權，廣封諸呂，未加培訓，致令諸呂尤如暴發戶般，跋扈囂張，(呂王嘉便因驕恣被呂后廢黜)，徒令大臣受抑憤懣，既開中國歷史外戚專權之始，亦演成血雨腥風的滅門慘劇。芮和蒸有持平之論，他謂：「唯諸呂之覆滅，確亦禍由自取。試觀諸子弟，援附太后，皆平庸之才，而又熱中權勢，誠如燕巢危幕之上，魚游釜鼎之中，平日既不知自處，變時又不知自計。察夫呂嬃與賈壽二人所言，可以推知呂祿，呂產並無為亂之意。」(8)

諸呂如此窩囊，呂后能否倚重，賴以陰謀叛國，以呂代劉，實有商榷之處。芮和蒸有以下觀點，他說：「呂氏之用諸呂，並無以呂代漢之目的，而係以呂氏子弟作為增固其權勢之工具。」(9) 芮氏此言與司馬遷之見相同。《史記》〈外戚世家〉云：「孝惠帝崩，天下

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10)

清代史家趙翼，亦主張呂后並無篡漢之意。他在《廿二史箚記》卷三「呂武不當並稱」中，力陳呂雉與武則天有別，本文前已析述，不予細表。

羅世烈在〈劉呂之爭平議〉一文中，也主張呂后有安劉而無篡漢之心。他說呂后「並非以呂氏取代劉氏，而是用呂氏加強劉氏，共同鞏固劉家的天下。所以她多方鼓勵劉呂通婚 想使兩姓婚姻紐帶更為牢固，以期互相扶持，共享榮華富貴。」(11)

安作璋亦有相同看法 他說：「她與後來的王莽之篡漢立新，武則天之篡唐立周是有著根本的區別。不管當時的劉氏集團和後人對她的作為如何義憤填膺，但有一個基本事實卻是誰也否認不了的，就是她始終沒有廢漢自立，而是維持了劉氏的皇統，其臨朝稱制的身分是皇太后，太皇太后，而不是皇帝。看來她對其封王的兄弟子侄也沒有進行代漢稱帝的教導。在她死後呂氏集團的蠢動，實際上是在劉氏集團咄咄逼人的攻勢下誘發出來的。迄今為止，還沒有甚麼史料證明呂氏要代漢稱帝。他們的「欲為亂」，不過是想通過一次軍事政變誅除危及自己權力的劉氏集團中人，鞏固已經得到的權位，

以便在不改變劉氏皇統的前提下繼續呂氏集團的專權。」(12)

呂思勉亦主張呂氏並無危劉之計，他說：「呂氏之敗，正由其本無剪滅宗室，功臣之計……使其早有危劉之計，何至是乎！乃誣以產、祿欲為亂關中，產、祿果有反謀，安得呂祿去軍，而不以告呂產？呂產又徒手入未央宮，欲何為乎？故知後世所傳呂后事，悉非實錄也。」(13)

綜觀呂氏扶植諸呂，確有其背景因素，鞏固其本身權力乃主因，當無異議，卻無篡漢陰謀跡象顯示。說她「后妃干政」已帶貶意，「叛國篡漢」則偏離史實了。然而，王諸呂開後世外戚政治，幾與中國歷史相終始，呂后卻難辭其咎。

張志哲對「外戚政治」一詞有詳盡闡釋，他在〈論外戚政治〉一文中謂：「外戚政治是由於后妃參政而引起的封建政治體制中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形式。外戚，按照正史后妃紀、傳及《外戚傳》的記載，其成分是指皇室的外姓親屬，以及后妃系統的親族，還包括皇家公主的夫族。實際上，她(他)們是一個直接依附於太后、皇后或皇帝寵妃的裙帶政治集團，史稱為戚黨，又稱為后黨。」(14)

中國二千年來，一向君主專制，皇權至高無上，群臣只能俯首聽命。東周以前，遇幼主登基，便由王室近親貴戚輔政，如周公

旦之輔成王。及至春秋戰國，諸侯兼併，王室篡弒相尋，君權衰落。欒保群在<由西漢外戚專政談外戚與皇權的關係>一文中有如下意見，他說：「為了加強君權的穩固性，必須防止王室近親利用輔政的地位奪取王位，於是由幼君的親母直接干預朝政就成為必要的了。很明顯，母后預政在保證新君的安全，防止大臣作亂上是一個有力的臨時性措施，在討建統治走向集團化的過程中它是合理的產物。」(15) 戰國末，韓桓惠王，秦國昭王、趙孝成王年少即位，均由太后攝政，既有史例可援，呂雉以太后之尊臨朝聽政，大臣當然未敢異議。然呂后廣納娘家子弟，諸呂頓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外戚集團，他們與西漢開國君臣一樣，來自民間，出身寒微。

傳統史家多貶斥外戚政治，由漢代至清末，凡有外戚當政，每以「外戚專權」或「外戚之禍」稱之。孟楚於<中國封建時代的女禍與外戚之禍>一文中，有如下觀點，他說：「后妃與政，外戚政治作為一種宮闈色彩濃烈的政治體制，作為皇權的附屬物，有其特有的腐朽性、陰謀性，殘酷性。」(16)

外戚集團全憑裙帶交結，便可一朝顯貴，毋須真才實學，只知植黨營私，排斥異己，妒賢忌能，窮奢極侈，正如《漢書》所記蕭望之對漢元帝云：「外戚在位多奢淫。」(17)

張志哲亦以外戚政治帶來負面影響，他在〈論外戚政治〉一文中說：「后妃和外戚專權，擅廢擅立，發展到最高潮，就是自立為帝，改朝換代，篡亂天下。愈演愈烈的外戚政治，使西漢元、成以後一蹶不振，最後演成王莽篡漢的鬧劇；因為六后連續稱制，東漢明章以後，『無一日之治』，終於土崩瓦解。西晉賈后『專制天下，威服內外』，造成『天下荒亂，百姓餓死』，開了西晉滅亡，五胡十六國大分裂大內戰之禍端。武周代唐，韋后之亂，斷送了貞觀之治。開元中興，幾乎家給人足，唐明皇寵妃誤國，安史作亂，唐室就此由盛及衰。」(18)

香港大學圖書館HKU LIBRARY

## 小結

鄧經元在〈怎樣正確評價呂后〉一文中，對劉呂之爭有如下評論，他認為呂氏集團「表面上煊赫一時，聲勢甚大，但它依賴皇權而生存和發展，又始終為呂后所控制，沒有形成左右局勢的力量。從當時封國的情況看，劉氏九王，呂氏三王，呂氏王又從不之國，他們在地方上沒有根基。……呂后又一直打著劉姓皇帝的旗號，因此一旦有變，呂劉之間的勝負也就可想而知。」(19)

呂后及諸呂擅權前後十五年，純屬統治階層的權力鬥爭，並未影響社會安定，《史記》及《漢書》均對呂后治國給予正面評價，前文已述。

呂后雖無以呂代劉，謀朝篡位的野心，但她大封諸呂，引進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外戚集團，自此外戚專政事件史不絕書，確實對統一王朝構成嚴重威脅。

註釋：

(1) 芮和蒸：〈論呂后專政與諸呂事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20期，1969年12月出版，頁240。

(2) 司馬遷：《史記・呂太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9第9，頁399。

(3) 趙翼：《廿二史箚記》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52。

(4) 廖伯源：〈試論漢初功臣列侯及昭宣以後諸將軍之政治地位—兼論西漢丞相權力的基礎及其衰落〉，載徐復觀先生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文史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頁87。

(5) 同上，頁88。

(6) 同上，頁104。

(7) 同(2)，頁406。

(8) 同(1)，頁241。

(9) 同(1)，頁244。

(10) 《史記・外戚世家》卷49第19，頁1969。

(11) 羅世烈：〈劉呂之爭平議〉，《晉陽學刊》，1983年第3期，頁68。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12) 安作璋：《漢高帝大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542。

(13) 呂思勉：《秦漢史》(上)（香港：太平書局，1962)，頁74。

(14) 張志哲〈論外戚政治〉，《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6 年第1期，頁36。

(15) 欒保群：〈由西漢外戚專政談外戚與皇權的關係〉，《天津師院學報》，1981 年第3期，頁41。

(16) 孟楚：〈中國封建時代的女禍與外戚之禍〉，《文匯報》（上海)，1980 年11月17日，版三。

(17) 班固：《漢書・蕭望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78 第48，頁3286。

(18) 同(14)，頁40。

(19) 鄧經元：〈怎樣正確評價呂后〉，《歷史研究》，1979 年第12期，頁58。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 4. 開創女主政治

「女主」一名，最早見於《荀子· 強國》篇。其文謂：「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1) 女主位列「三亂」之首，既是宮中作亂的女子，該指干預政事的帝王后妃、乳母或公主等人。據估計，中國歷史上參政母后約五十人，后妃約二十人，累積執政六百多年，可見女主政治在中國傳統君主政制中，具一定影響力。

杜芳琴對「女主政治」有詳盡解釋，他說：「由女主執政或預政就是女主政治。女主政治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它是男權政治的權宜和補充，又是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宗法制度和尊母傳統的產物)，普遍存在的(2300 年封建社會中女主統治或女主參與統治約 600 年)而又受到漠視與歪曲(歷史上很少提及或被視為『女禍』，至今也很少被注意的政治歷史觀象。」(2)

本文的主角呂后，便是以太后身分，直接參知政要，開女主臨朝稱制的先河。所謂「臨朝」，即處理當朝國事。后妃參政始於戰國末年，趙惠文后、齊君王后、韓國太后及秦宣太后均曾臨朝攝政。漢高祖薨，惠帝立，呂后掌權。據漢制規定，太后、皇后只能頒佈「詔令」，不可稱「制」，只有皇帝的命令，才可稱「制」稱「詔」。《漢書》<高后紀>有如下記載：「惠帝崩，太子立皇帝，年幼，太后

臨朝稱制。」(3) 顏師古注曰：「天子之言，一日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4)

杜芳琴對太后臨朝稱制有以下觀點，他說：「這是一種不改元換代的女主代行皇帝權力的從政方式。中國太后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女皇稱制。不惟以太后、皇后的身分，且以女皇獨尊，換代改元，詔令天下，歷史上只有武則天一人。」(5) 如此說來，呂后不啻為中國第一位無冕女皇，與唐朝武曌平分秋色。

呂后本為平民婦女，一躍而成未央宮女主，更臨朝稱制，權勢直迫天子，於二千多年前的男尊女卑社會中屹立不倒，實在異數。

早於商、周時代，中國進入父系社會。武王伐紂，即引用古訓：「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6) 來指斥商紂信用婦人之言，為我國反對婦人參政言論之始。根據姬發所言，母雞不得瓜代雄雞報曉，正如女子不得代替男性從政，否則國破家亡。

《詩經》三百篇充分展現上古時代的社會動態，〈大雅〉〈瞻卬〉一詩云：「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無公事，休其蠶織！。」(7) 詩意明顯嚴分男女所職。男有謀略可以興國安邦，女性只會多言

多敗，禍亂家國；治國乃男兒職分，女子只限養蠶編織。

古人有云：「男主外而女主內。」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正好表達了中國傳統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連萬世師表的孔子，也聲言：「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8) 女子如此不可理喻，怎能參預國政，所以，他認為周武王所謂的十位輔臣不應包括其母太姒，故「有婦人焉，九人而已。」(9) 春秋首位霸主齊桓公，與諸侯會盟葵丘，協議「毋使婦人與國事。」(10) 可見當時社會風氣相當保守，女性地位卑微。

此外，春秋戰國之世，又有「紅顏禍水」之說，時人以夏桀亡於妹喜、商紂亡於妲己，周幽王亡於褒姒，故有君主迷戀女色而亡國之論。(11)

由此可知，先秦時期已有女色、女權禍國之說，故禁止婦人從政，國君勿耽女色的言論普遍見於當時典籍文獻之中，「女禍」史觀已具雛型。

及至漢代，「女禍」史觀正式確立。劉詠聰有如下分析，她說：

「漢代的『女禍』史觀，是在儒家和陰陽學術大行其道之下雙線發展的。首先，儒家倫理重尊卑，別男女，慕貞潔，認為陰不得居陽位，女主不得與政，后妃不得恃寵惑帝，以色獻媚。」(12)

儒家陰陽家兩派思想混合而產生的「天人災異說」，在漢代十分流行。時人以自然現象與人事行為相配，透過種種祥瑞或災異，諷諫統治階層。如豐收、紫雲表示祥瑞，君主治國有道；風雨、地震則表示暴政虐民，天降災譴，人君盡速糾正失誤才能消災解禍。於是，「女禍」史觀，又包含「自然災異歸咎婦人」的言論。劉詠聰說：「漢人最愛以自然界之各項災異，如、日、月、星、山、地等之變象來附會一番，影射太后主政，或后妃弄權、得寵諸現象，從而表達他們保守的政治觀。」(13)

《漢書》<五行志>可謂集西漢災異說之之大成，其中言及漢以前由於婦人問政、淫亂而產生的災異共二十四次，明顯借古諷今。記呂后稱制八年內產生的災異共七次；包括水災三次、火災兩次、龍見井中及倉狗樴高后掖各一次。

陰陽家又有「五德終始說」，五行相生相剋，火生水，水剋火，而漢屬火德。凡后妃干政，太后臨朝，便有火災、水災發生。是以高后三、四、八年，各地「大水」，就是因為「女主獨治，諸呂相王。」(14)

綜合上述，呂后處身一個男權主導的封建社會，種種災異、亡家、禍國的根源都歸罪女子身上，呂后能突圍而出，啟導女主政

治，太后稱制，絕非容易，除了她本身的才幹、魄力外，中國傳統重孝的道德思想亦不容忽視，惟其如此，呂后才能以母親的權威踏足政治舞臺，及其身死，群臣未敢反抗。

杜芳琴認為太后臨朝的這種女主政治，得以在保守的中國社會中建立，有以下看法，他說：「在中國，既有賤視婦女的偏見，又有尊母的傳統。中國沒有女權、妻權而有『母權』。……母子骨肉親情出於天然，托幼孤於母氏實為一種最佳選擇。從歷代太后臨朝多於后妃執政、太后多為合法而后妃多稱僭越也可反證母權尊於妻權。」(15)

朝廷上，皇帝九五之尊，太后稱臣，家庭內，皇帝身為人子，敬禮母后。古人謂：「孝悌為仁之本」，當由家而國，由內及外。母子關係血濃於水，每遇幼主沖齡繼位，少不更事，便依靠太后臨朝，避免大臣及宗室伺機奪位弄權。

太后扶佐幼主，既能穩定政局，及幼主長大，太后便須還政皇帝，因此，古代婦女地位未因太后臨朝而有所提升。正如杜芳琴說：「身為天下之母的太后是通過夫貴妻榮、母以子貴的途徑被抬上權力寶座的，她們必須遵從男權政治的模式，擔負起夫家皇統延續的責任。」(16)

自呂后開其端，兩漢共有八位太后臨朝稱制。呂后前後秉政十五年，歷孝惠、少帝恭及少帝弘三主，兩少帝更是她一手廢立，權傾朝野。司馬遷及班固以呂后治績可觀，不獨未有判以『女禍』惡名，更為呂后立紀。《史記》有〈呂后本紀〉，並加贊文稱頌她治國有道，見前文章節。太史公未有為惠帝立紀，《漢書》則〈惠帝紀〉、〈高后紀〉並立。

然而《漢書》亦有據「牝雞司晨」的觀點，暗貶「主少母壯」的弊害。〈外戚傳〉有云：「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17)

東漢光武帝劉秀，斥呂后殺害劉氏三趙王及大封諸呂，認為「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遷呂太后廟主於園。」(18)

其實，早於呂后身故，女主政治已遭壓抑。文帝劉恆得立，蓋因其母家薄氏善良忠厚，不會弄權。武帝劉徹處死太子弗陵(昭帝)生母鉤戈夫人，正是顧忌嗣君年幼(武帝七十歲才生弗陵)，太后臨朝，重演諸呂封王的史事。

兩漢以還，朝廷禁止后妃干政的策略，史家貶斥婦女參政的言論此起彼落，然女主政治仍不斷發展，直至中國末代王朝的滿清慈禧太后止，女主政治始終依附君主政體，歷千年而不衰。

## 小結

自呂后臨朝稱制，歷代凡幼主登位，太后便可援引先例，垂簾聽政。然而，女主政治並不等同政權開放給婦女，一般女性仍無參政權利。在男尊女卑的傳統社會裏，正如杜芳琴說：「女主政治不過是整個男權政治系統操作運轉遇到故障時的緩衝器和調節器。」(19)

然而，後世史家多非議后妃主政，當受『女禍』觀念影響。杜芳琴有以下分析，他說：「指責非難的只是那些因女主介入而使統續中斷、原來的統治秩序被打亂的情況—不論這種『中斷』與『打亂』有無社會進步意義。不合權力的交接程序的后妃干預政事就被斥為『牝雞司晨』，合乎合法程序的臨朝聽政，如果弄壞了國事，就被指為『女人誤國』。」(20)

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興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后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21)

劉勰認為《史記》《漢書》把呂后列入本紀，乃離經叛道。他分明囿於性別觀念，拘泥於只有皇帝名分的男性才可列入本紀，提出以<少帝紀>代<呂后紀〉。

中國「女禍」史觀的代表作，當推清朝王夫之的《讀通鑑論》。書中力斥母后臨朝之非，他云：「婦者，所畜也；母者，所養也；失其道，則母之禍亦烈矣。」(22) 又云：「母后臨朝，未有不亂者也。」(23) 王夫之強調男外女內之分，否則，權交女子，便「天下沈迷而莫能自拔」(24)了。

傳統史家，每以「女禍」抨擊女主政治，未免狹隘偏頗，不合現代社會的進步意義。要客觀評價后妃輔政，太后臨朝之舉，朱子彥有持平分析。他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論是男子掌權還是女主擅政，都沒有甚麼本質的區別，其優劣高下之分，在於他們柄政時期執行了甚麼政策，這些政策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有利於社會進步。」(25)

由於惠帝柔弱，造就呂后掌權的機會，亦由於惠帝早逝，幼子嗣位，呂后臨朝稱制；漢初這十五年的女主政治，呂后繼承劉邦所定的黃老清靜無為之治，與民休息的政策；內則輕徭薄賦，重農抑商，廢秦苛令，大赦天下，外則少用武力，與匈奴和親，穩定邊疆。

如此說來，呂后治績可觀，上承劉邦創業，下開文景之治，安作璋便因其政績有以下評價：「呂后充分利用既有的條件，順應歷

史的潮流，小心翼翼地在劉邦確定的軌道上行進，使漢皇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穩步向前發展，從而起到了從劉邦時期至文景時期過渡的橋樑作用。因此，不管呂后身上存在多少令人討厭的弱點、不足和失誤，她都不失為一個對漢初歷史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26)

順帶一提，女主政治的流弊，便是引進一群攀龍附鳳，仗勢專權的外戚。單就兩漢，外戚幾度威脅皇權(如呂、王、竇、鄧、梁等外戚)，朝廷上，宗室、大臣、宦官及外戚四大勢力互相抗衡，必然對國家不利，本章第三節已有論述。

香港大學圖書館HKU LIBRARY

**註釋：**

(1) 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強國篇》(台北：世界書局，1965)，卷1，第16，頁197。

(2) 杜芳琴：《中國歷代女主與女主政治略論》，《發現婦女的歷史-中國婦女史論集》(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頁105。

(3) 《漢書・高后紀》卷三第三，頁95。

(4) 同上。

(5) 同(2)，頁106。

(6) 曾運乾：《尚書正讀》(香港：中華書局，1972)，頁123。

(7) 朱熹撰：《詩經集註》(仿古字版)(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1)，<大雅・ 瞻卬>，卷7，頁172。

(8) 朱熹撰：《論語集註》(濟南：齊魯書社，1992)，<陽貨>第17，頁182。

(9) 朱熹撰：《論語集註》(濟南：齊魯書社，1992)，<泰伯>第8，頁81。

(10) 鍾文烝撰：《春秋穀梁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10，<魯僖公第四之二>，頁283。

(11)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7，<晉語>，頁 255。

(12) 劉詠聰：《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4。

(13)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44。

(14) 《漢書・五行志》 卷 27，第 7 上，頁 1346。

(15) 同(2)，頁 115-116。

(16) 同(2)，頁 116。

(17) 《漢書・外戚傳》 卷 97 下第 67 下，頁 3997。

(18) 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 1 下，頁 83。

(19) 同(2)，頁 122。

(20) 同(2)，頁 122-123。

(21) 劉勰著，杜天縻注釋：《仿古字版廣注文心雕龍・史傳篇》（台南：國學整理社，1975)，卷 4 第 16，頁 58。

(22) 王夫之：《讀通鑑論・哀帝》(北京：中華書局，1975) 卷 5，頁 127。

(23) 同上，卷 7，〈安帝〉，頁 214。

(24) 同(22)，頁 127。

(25) 朱子彥：〈略論中國封建社會的后妃干政〉，《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1 期，頁 64。

(26) 安作璋：《漢高帝大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 543。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 第六章　結論

傳統史家，學者，受「女禍」觀念的影響，女主政治評為后妃干政，重者害國亡家。事實上，在古代男子專權的社會裏，一國之君、一家之主必屬男性，每一朝代都是一家的天下，后妃雖是皇帝妻妾，始終外姓，難保不會謀朝篡位，武則天以周代唐便是鐵證。滿朝文武百官，亦堂堂男子，向女主跪拜，自覺有失體統，總言之，婦女當政便是不合道德，是以后妃政治必遭非議，譴責，徒為歷史增添波折。

現代社會進步，思想開明，男女平等，性別不能判斷個人的才智，重要的是有否給予男女同等發揮才智的機會和條件。呂后因緣際會，臨朝稱制，該從其治國方針及政績品評優劣，而非偏執性別觀念。

歷代開國之君，殺戮功臣，刻薄寡恩者比比皆是，朱元璋即最典型例子。苦心經營的王朝，誰不想世代相傳，江山永保。創業元老功高震主，頓成心腹之患，除之而後快，呂后殺戮韓信、彭越不過以妻子名分，佐高祖一統天下。

論呂后對劉邦子姪及妃嬪的殘酷狠毒，該先了解她強烈的嫉妒和報復的心態。劉邦生性風流，長年在外，呂后獨力持家，復作

俘虜，可謂飽經憂患，為劉邦吃盡苦頭。劉邦建漢，呂后妻憑夫貴，生活始得安頓，但仍遭冷落，更險被戚姬爭寵奪嫡，權勢地位備受威脅，呂后如何安寢！積壓多年的委屈，演成對戚姬母子慘絕人寰的虐殺，對劉氏宗室為所欲為的屠戮。呂后確是一位妒悍俱烈的婦人，但不能因此對她全面否定。

翻開二十五史，幾許帝王、后妃、殘害異己，手段毒辣者，不可勝數，剖心、菹醢酷刑早見於商、周之世。歷朝大臣動輒得咎，人頭不保，更甚者誅連宗族。宮闈門爭亦屢見不鮮，幕幕腥風血雨。追源溯始，乃中國君主權力高張，唯我獨尊，全無約制，是以大權在手，便肆意妄為，隻手蔽天。試想高祖果真改易太子，戚姬母子一朝掌權，呂雉母子的下場可想得知。

何況，呂后的確沒有篡漢自立，也無以呂代劉的野心。她一直維持太后身分臨朝稱制，忠於劉姓王朝，說她篡位謀朝無疑武斷。劉盈年少柔弱，兩少帝更稚齡小孩，由呂后輔政，名正言順，且以呂后的才幹，威望，皇室中無人能及，足令群臣信服。呂后掌政，是維持漢朝穩固安定的最佳選擇。

呂后是否能孚眾望，還須審核她的政績。西漢初立，上承春秋戰國及秦末大亂，經濟凋零，人口散佚。百姓久經戰禍，渴求安

定。高祖立國，即採黃老清靜無為之治，致力恢復生產，以紓民困。高祖君臨天下六年駕崩，治國重任便落在真正握權的呂后身上。

呂后遵循高祖遺命，沿用劉邦時代的功臣宿將，推行輕徭薄賦，節儉省刑，獎勵農耕及與民休息的政策，包括：減田租十五稅一，置孝悌力田者免徭役，置孝悌力田官至二千石，鼓勵早婚以增加生產資源（女子十五至三十歲不嫁交稅五算），稍加放寬對商賈的限制，但仍不得為吏，廢秦苛法（三族罪、挾書律及妖言令），普賜民爵，和親匈奴等。

呂后十五年的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經濟恢復，民生安定，《史記》《漢書》也有稱述。既然呂后治績可觀，她沒有如武后般淫亂宮廷，又不像慈禧的專橫奢侈，便不該計較其女子之身而貶低她的政治地位。

可惜，這位開導女主政治的「鐵腕太后」，亦開創外戚政治的先河。呂后廣封諸呂，提升外家聲望，以鞏固本身權勢，抗衡劉氏宗室及功臣集團。諸呂才疏，其政治經驗，謀略威信都遠遜一班元老宿將，平日只知驕奢逸樂，故呂后一死，諸呂迅速垮台，慘遭滅族之禍，此為呂后最大失誤，亦為她始料不及。

此外，呂后欲以姻親籠絡劉氏宗室之策，亦未奏效。劉友、

劉恢娶諸呂女，琴瑟不和。劉澤、劉章分別封為瑯琊侯及朱虛侯，賜婚呂氏女。他們不獨未有歸附呂氏集團，更參加討伐諸呂的行動。

評價歷史人物，該從客觀、公正的角度，就其一生功過是非作出合理判斷，切忌性別歧視。女主政治只是皇權另一種的表現模式，流弊在制度本身，而非當位的女主。賢后當政，未必帶來外戚弄權，縱使外戚當權，亦不一定敗壞國事，如東漢安帝鄧太后，唐太宗長孫皇后等，有例可援。

呂后生於二千多年前的中國舊社會，以平民身分晉身皇后、太后、太皇太后的第一人，在后妃史、治亂興衰史上當佔一席，給予肯定地位。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 <附錄>

四人幫下台後批判呂后的篇章（1976 - 1977）

| | 作者 | 篇名 | 報刊名稱 | 出版年.月.期號 |
|---|---|---|---|---|
| 1. | 廣東師院政史系資料室 | 呂后是怎樣叛國篡權的 | 南方日報 | 1976.11.11 |
| 2. | 徐遜 | 江青與呂后 | 人民日報 | 1976.11.20 |
| 3. | 文匯報 | 劉邦臨終前看出呂后篡權的史料 | 文匯報 | 1976.11.22 |
| 4. | 馬良,馬平 | 法家的桂冠戴不到呂后的頭上 | 光明日報 | 1977.1.5 |
| 5. | 商承祚 | 江青演呂后的一齣鬧劇 | 廣州日報 | 1977.2.2 |
| 6. | 陳歷元 | 呂后是一個大野心家 | 四川大學學報 | 1976.4 期 |
| 7. | 章滄授 | 陰險毒辣的大野心家呂后 | 安徽勞動大學學報 | 1976.4 期 |
| 8. | - | 叛國篡權的野心家陰謀家 -呂后 | 陝西師大學報 | 1976.4 期 |
| 9. | 袁思 | 呂后夢的破產 | 南京大學學報（社） | 1976.4 期 |
| 10. | 錢耕森 | 一枕黃粱話呂后 | 安徽勞動大學學報(社) | 1976.4 期 |
| 11. | 顧郁康 | 呂后和諸呂叛國篡權的故事 | 南京師院學報（社） | 1976.4 期 |

| | 作者 | 篇名 | 報刊名稱 | 出版年.月.期號 |
|---|---|---|---|---|
| 12. | 李文 | 野心家江青為甚麼吹捧呂后 | 北京師院學報 | 1976.6 期 |
| 13. | 楊天宇 | 西漢大野心家 － 呂后 | 開封師院學報 | 1976.6 期 |
| 14. | 重慶 | 評野心家,陰謀家呂后 | 思想戰線 | 1976.6 期 |
| 15. | 朱彤 | 論野心家陰謀家呂雉 | 安徽師範大學學報 | 1976.6 期 |
| 16. | 靳開顏,張洪久 | 值得注意的歷史經驗 － 讀毛主席給華主席講歷史故事一則載述之後 | 遼寧大學學報（社） | 1976.6 期 |
| 17. | 伊一 | 呂后篡權滅國夢的破滅 | 天津師院學報 | 1976.6 期 |
| 18. | 華育紅,張義臣 | 呂后是劉邦路線的背叛者 | 遼一師院學報 | 1977.1 期 |
| 19. | 研究部大批判組 | 竊國篡權的呂后 |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 | 1977.1 期 |
| 20. | 天兵 | 還呂雉的本來面目 | 江西師院學報(社) | 1977.1 期 |
| 21. | 曾棗莊 | 呂后篡權的故事 | 四川師院學報(社) | 1977.1 期 |

| | 作者 | 篇名 | 報刊名稱 | 出版年.月.期號 |
|---|---|---|---|---|
| 22. | 昭岷,易劍,征明 | 謀害功臣宿將是呂后篡權叛國的“既定方針”－兼論韓信,彭越之死 | 武漢大學學報（社） | 1977.1 期 |
| 23. | 里曉 | 評“四人幫”關於呂后的三大謊言 | 中山大學學報（社） | 1977.1 期 |
| 24. | 鄭亞 | 呂后是個大野心家 | 甘肅師大學報（社） | 1977.1 期 |
| 25. | 楊清彩,王長明 | 是“女法家”,還是叛國篡權的陰謀家－揭露江青吹捧呂后的罪行 | 鄭州大學學報（社） | 1977.1 期 |
| 26. | 政教系七五級中國古代批判組 | 還呂雉野心家的本來面目 | 貴陽師院學報（社） | 1977.1 期 |
| 27. | 趙學謙 | 大野心家江青與皇后之璽 | 思想戰線 | 1977.1 期 |
| 28. | 陳亞昌 | 篡權竊國的野心家呂后（史料選編） | 江蘇師院學報 | 1977.1 期 |
| 29. | 光王黎 ,鑒銘 | 呂后是篡權復辟的野心家 | 理論學習 | 1977.2 期 |
| 30. | 揚州市五.七幹校理論學習組 | 呂后篡權記 | 揚州師院學報（社） | 1977.5 期 |
| 31. | 中共廣東省理論工作小組歷史組 | 呂后的幽靈與江青的女皇夢 | 報刊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7 |

# 徵引文獻目錄

## 一. 中文參考書目

1.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王夫之：《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

3. 王宗虞、任崇岳：《漫話后妃》(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 1-15。

4. 王彥輝：《呂皇后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5. 王富森著、車吉心主編：《中國皇后全傳》（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頁 3-9。

6. 王增浦、張德芳：〈呂太后評傳〉，載周鵬飛等著：《五太后傳》(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頁 1-38。

7. 北京汽車製造廠工人理論研究所編：《呂后其人-呂后及諸呂叛國篡權資料選註》，(北京：中華書局,1977)。

8. 方樹祥等編著：《震惊世界的 1976》(北京：華廈出版社，1994)，頁 240-278。

9. 田人隆、周紹泉、劉重日：《篡權竊國的呂后》（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0. 史達、勵斯貽：《呂后篡權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1. 左雲霖編著：《中國古代宮廷政變全案》上冊（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1)。

12.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63)。

13. 司馬遷: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14. 安作璋、孟祥才：《漢高帝大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15. 安作璋、孟祥才：《劉邦評傳》(濟南：齊魯書社,1988)。

16. 呂思勉：《秦漢史》(香港：太平書局,1962)。

17. 朱熹撰：《論語集註》(濟南：齊魯書社，1992)。

18. 朱熹撰:《詩經集註》(仿古字版)(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1)。

19. 汪惠敏：《史記政治人物述評》(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1 年 4 月)。

20. 李大生：〈呂后大傳〉，載柳春藩主編：《臨朝太后大傳》第一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頁 3-139。

21. 李金旺、孫一影：《女媧—隆裕：中國 44 位女皇和執政女后》(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頁 7-14。

22. 李安瑜：《中國歷代皇后全書》上冊，(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0)，頁 2-17。

23. 李禹階、秦學頎:《外戚與皇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24. 李景星：《四史評議》(長沙：岳麓書社, 1986)。

25. 門歸：《中國后妃的生死與歌哭》(台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0), 頁 29-43, 127-133。

26. 季燁：《劉邦》(台北：雲龍出版社，1998)。

27. 周天游編著：《秦漢史研究概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0)。

28. 孟昕伯、劉沙編：《二十三個后妃》(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29. 孟祥才：《佐高祖定天下的呂雉》，載安作璋主編：《后妃傳》上冊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 11-35，前言：頁 1-13。

30. 吳桂林：《傑出的中國女人：呂后，秋瑾》(中和市：玉樹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4)。

31. 林廷橋：《二十五史探奇》上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

32. 河地重造著，丘引譯：《劉邦傳》(台北：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

33. 英文《中國婦女》編著：《古今著名婦女人物》上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頁 26-30。

34. 徐君慧：《宮闈之禍》(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 1995), 頁 79-89。

35.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1962)。

36.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1965)。

37. 戚宜君：《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第一冊，先秦至南北朝，(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2)，頁 94-99。

38. 孫家洲：〈呂后〉，載毛佩琦主編：《十大后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1-21，前言：頁 1-4。

39. 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 1981)。

40. 程世和：《史記：偉大人格之凝聚》(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社 1995)。

41. 陸路編著：《宮廷檔案》(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2)。

42. 商傳、楊林編譯：《中國歷代后妃傳》(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頁 1-15。

43. 童煦：《中國后妃列傳》(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頁 14-29，496-498。

44. 張雲風編：《中國后妃大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頁 20-25。

45. 曾運乾撰：《尚書正讀》(香港：中華書局，1972)。

46. 集之編：《四人幫言行錄》(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1977)。

47. 董連池：《中國帝王皇妃外傳—兩漢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頁 1-26。

48. 葉永烈：《江青傳》(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

49. 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合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6)。

50. 楊友庭：《后妃外戚專政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

51. 楊東甫、盧斯飛：《后妃之禍》（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 1995)，頁 28-43。

52. 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台北：世界書局，1965)。

53. 趙劍敏：《皇冠與鳳冠-中國后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54. 趙稜熹：《江青傳奇的一生》(台北：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55. 趙翼：《廿二史箚記》(北京：中華書局, 1963) 頁 52-53。

56. 潘國基：《秦漢史話》(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2)。

57. 翦伯贊、鄭天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份，第二冊，封建社會(一)，戰國到東漢末》(北京：中華書局，1962)。

58. 劉詠聰：《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總統觀念新探》(香港；香港教育圖公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5)。

59.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98)。

60. 劉勰著，杜天縻注釋：《仿古字版廣注文心雕龍》(台南：國學整理社，1975)。

61. 樸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 1994)。

62. 鍾文烝撰：《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63. 錢田重雄著、李君奭譯，《呂太后-農民皇帝和他的妻》(彰化：專心企業有限公司，1977 年)。

64. 韓兆琦：《史記選註集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65. 顧久幸：《宮闈難禁權利夢-后妃干政》(武昌：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4)。

66. 關四平：《后妃的命運》(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1)，頁 30-35。

67. 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 二. 英文參考書目

1. Loewe, Michael (ed.)(198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Pan Ku (Translated by H. H. Dubs)(1937)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香港大學圖書館HKU LIBRARY

三. 報章期刊論文

1. 中共廣東省委理論工作小組歷史組:<呂后的幽靈與江青的女皇夢《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報刊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 54-65。

2. 王連升：<呂后叛國篡權及其覆亡>,《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6 年第 6 期,頁 58-62。

3. 史繼璆:<論韓信之死>,《湖南師院學報》,1980 年第 4 期,頁 11-15。

4. 田師源：<封建女皇的美夢,篡黨奪權的野心－剖析江青 1974 年 6 月 19 日<在天津的一次黑講話>,《天津師院學報》,1976 年第 6 期,頁 32-36。

5. 朱子彥：《略論中國封建社會的后妃干政》，《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1 期,頁 60-64。

6. 羊春秋、周作漢：<評韓信>,《光明日報》(北京),1974 年 11 月 22 日,版二。

7. 伊一：<呂后篡權竊國夢的破滅>,《天津師院學報》,1976 年第 6 期,頁 55-59。

8. 江國貞：<兵家之仙-韓信,他真的謀反了嗎？>,《國文天地》,第 4 卷,第 7 期，(1988 年 12 月),頁 51-57。

9. 里曉：<評四人幫關於呂后的三大謊言>,《中山大學學報》,1977 年第 1 期,頁 74-78。

10. 李毓善：<論史記人物-帝王>(二),《輔仁大學文學院,輔仁學誌》,第十三期,1984 年 6 月出版,頁 1-36。

11. 李毓善：<論史記人物-帝王>(三),《輔仁大學文學院,輔仁學誌》,第十四期,1985 年 6 月出版,頁 1-18。

12. 李威熊：<大男人背後的女人-呂后與虞姬>，《國民天地》，第 3 卷，第 4 期，(1988 年 3 月)，頁 10-12。

13. 芮和蒸：<論呂后專政與諸呂事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20 期，1969 年 12 月出版，頁 233-250。

14. 昭岷、易劍、征明：<謀害功臣宿將是呂后篡權叛國的既定方針—兼論韓信、彭越之死>，《武漢大學學報》，1977 年第 1 期，頁 93-95。

15. 胡子杰：<戚姬苑>，《歷史大觀園》，第 87 期，1992 年 9 月出版，頁 30-31。

16. 荀德麟：<略論漢高祖呂后時期的政治與經濟>，《先秦、秦漢史月刊》，1986 年 3 月，頁 79-86。

17. 孟楚：<中國封建時代的女禍與外戚之禍>，《文匯報》(上海)，1980 年 11 月 17 日，<學術>，第 70 期，版三。

18. 席彬山：<歷史的幾微-從呂后談到吳起殺妻>，《中外雜誌》，第 18 卷，第 1 期，1975 年 7 月出版，頁 55-60。

19. 徐遜：<江青與呂后>，《人民日報》(北京)，1976 年 11 月 20 日，版三。

20. 陳顯遠：<張良未逃亡>，《歷史大觀園》，總 99 期，1993 年 9 月出版，頁 2-3。

21. 馮惠民：<重評呂后>，《山東師院學報》，1980 年第 2 期，頁 34-42。

22. 葉茗：<韓信是否有後>，《歷史大觀園》，總 99 期，1993 年 9 月出版，頁 3。

23. 張志哲：《論外戚政治》，《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6 年第 1 期，(1986 年 1 月)，頁 36-41。

24. 張開乾：<漢初宗室功臣誅諸呂政變之研究>，《台北市立女子師範

專科學校學報》第 10 期, 1978 年 6 月出版, 頁 1-12, 總 239-250。

25. 張義忱：<「安劉必勃」辨質疑>, 《晉陽學刊》, 1983 年第 2 期, 頁 85-87。

26. 嘉泉、碧波：<「安劉必勃」辨>, 《晉陽學刊》, 1982 年第 4 期。

27. 嘉泉、碧波：<「安劉必勃」再辨-兼答張義忱同志>,《晉陽學刊》, 1983 年第 2 期, 頁 88-89。

28. 趙學謙：<大野心家江青與皇后之璽>,《思想戰線》, 1977 年第 1 期，頁 96-98。

29. 鄭亞：<呂后是個大野心家>,《甘肅師大學報》, 1977 年第 1 期，頁 70-73。

30. 劉乃和：<西漢呂后和她的玉璽>,《光明日報》(北京), 1974 年 8 月 6 日，<文物與考古>，第 25 期。

31. <劉邦臨終前看出呂后篡權的史料>,《文匯報》(上海), 1976 年 11 月 22 日，版一。

32. 蔡信發：<最毒婦人心-呂后析論>,《國文天地》, 第 6 卷, 第 9 期, (1991 年 2 月)，頁 43-47。

33. 齊亮曉：<法家路線和漢初的安定局面>,《歷史研究》, 1975 年第 3 期，頁 27-33。

34. 鄧經元：<怎樣正確評價呂后>， 《歷史研究》, 1979 年第 12 期，頁 53-59。

35. 衛小雲：<記漢代兩個最權威的女性：呂太后與竇太后>(上),《春秋雜誌》，第 24 卷，第 2 期，1976 年 9 月出版，頁 26-30。

36. 戴不凡：<「大風歌」小贊>，《文藝報》, 1979 年 10 月出版, 頁 39-43。

37. 羅世烈：<劉呂之爭評議>,《晉陽學刊》, 1983 年第 3 期，頁 66-71。

38. 蘭殿君、蘭婧：<千古冤魂說韓信>，《歷史大觀園》，總 91 期, 1993 年 1 月出版，頁 42-43。

39. 欒保群：<由西漢外戚專政談外戚與皇權的關係>，《天津師院學報》，1981 年第 3 期(1981 年 6 月), 頁 41-46。

香港大學圖書館 HKU LIBRARY

## 四.文集單篇論文

1. 杜芳琴：<中國歷代女主與女主政治略論>, 《發現婦女的歷史-中國婦女史論集》(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頁 104-125。
2. 杜芳琴：<中國宮廷婦女政治角色研究>,載張妙清、葉漢明、郭佩蘭合編：《性別學與婦女研究-華人社會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頁 171-200。
3. 徐朔方：<讀史記呂后本紀>, 《史漢論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頁 88-89。
4. 傅樂成：<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 《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 1-8。
5. 楊聯陞著，林維紅譯：<中國歷史上的女主>,載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79),頁 63-78。
6. 廖伯源：<試論漢初功臣列侯及昭宣以後諸將軍之政治地位-兼論西漢丞相權力的基礎及其衰落>, 載徐復觀先生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文史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86)，頁 77-170。
7. 蔡信發：<析論韓信不造反> 《話說史記-歷史興衰勝負的癥結》,(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5)，頁 193-211。